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

借問白龍緣底事？蒙他魚服區區。雖然縱適在河渠。失其雲雨勢，無乃因餘且。要識靈心能變化，須教無主常虛。非關喜裡乍昏愚。莊周曾作蝶，薛偉亦為魚。話說唐肅宗乾元年間，有個官人姓薛名偉，吳縣人氏，曾中天寶末年進士。初任扶風縣尉，名聲頗著。後為蜀中青城縣主簿。夫人顧氏，乃是吳門第一個大族，不惟容止端麗，兼且性格柔婉。夫妻相得，愛敬如賓。不覺在任又經三年，大尹升遷去了。上司知其廉能，即委他署攝縣印。那青城縣本在窮山深谷之中，田地磽脊，歷年歲歉民貧，盜賊生發。自薛少府署印，立起保甲之法，凡有盜賊，協力緝捕。又設立義學，教育人材。又開義倉，賑濟孤寡。每至春間，親往各鄉，課農布種，又把好言勸諭，教他本分為人。因此處處田禾大熟，盜賊盡化為良民。治得縣中真個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百姓戴恩懷德，編成歌謠，稱頌其美。歌云：

秋至而收，春至而耘。吏不催租，夜不閉門。百姓樂業，立學興文。教養兼遂，薛公之恩。自今孩童，願以名存。將何字之？「薛兒」「薛孫」。

那薛少府不但廉謹仁慈，愛民如子，就是待郡同僚，卻也謙恭虛己，百凡從厚。原來這縣中有一個縣丞，一個主簿，兩個縣尉。那縣丞姓鄒名滂，也是進士出身，與薛少府恰是同年好友。兩個縣尉，一個姓雷名濟，一個姓裴名寬。這三位官人，為官也都清正，因此臭味相投。每遇公事之暇，或談詩，或弈棋，或在花前竹下，開樽小飲，彼來此往，□分款洽。

一日正值七夕，薛少府在衙中與夫人乞巧飲宴。原來七夕之期，不論大小人家，少不得具些酒果為乞巧穿針之宴。你道怎麼叫做乞巧穿針，只因天帝有個女兒，喚做織女星，日夜辛勤織紵。天帝愛其勤謹，配與牽牛星為婦。誰知織女自嫁牛郎之後，貪歡眷戀，卻又好梳妝打扮，每日只是梳頭，再不去調梭弄織。天帝嗔怒，罰織女住在天河之東，牛郎住在天河之西。一年只許相會一度，正是七月七日。到這一日，卻教喜鵲替他在天河上填河而渡。因此世人守他渡河時分，皆於星月之下，將彩線去穿針眼。穿得過的，便為得巧；穿不過的，便不得巧，以此卜一年的巧拙。你想那牛郎、織女眼巴巴盼了一年，才得相會，又只得三四個時辰，忙忙的敘述想念情，還恐說不了，那有閑工夫又到人間送巧？豈不是個荒唐之說。

且說薛少府當晚在庭中，與夫人互相勸酬，不覺坐到夜久更深，方才入寢。不道卻感了些風露寒涼，遂成一病，渾身如炭火燒的一般，汗出如雨。漸漸三餐不進，精神減少，口裡只說道：「我如今頃刻也捱不過了，你們何苦留我在這裡？不如放我去罷。」你想病人說出這樣話頭，明明不是好消息了。

嚇得那顧夫人心膽俱落。難道就這等坐視他死了不成？少不得要去請醫問卜，求神許願。原來縣中有一座青城山，是道家第五洞天。山上有座廟宇，塑著一位老君，極有靈感。真是祈晴得晴，祈雨得雨，祈男得男，祈女得女，香火最盛。因此夫人寫下疏文，差人到老君廟祈禱。又聞靈籤最驗，一來求他保佑少府，延福消災；二來求賜一籤，審問凶吉。其時三位同僚聞得，都也素服角帶，步至山上行香，情願減損自己陽壽，代救少府。剛是同僚散後，又是合縣父老，率著百姓們，一齊拜禱。顯見得少府平日做官好處，能得人心如此。

只是求的籤是第三□二籤。那籤訣道：

百道清泉入大江，臨流不覺夢魂涼。

何須別向龍門去？自有神魚三尺長。

差人抄這籤訣回衙，與夫人看了，解說不出，想道：「聞得往常問人求的皆如活見一般，不知怎地我們求的卻說起一個魚來，與相公的病全無著落？是吉是凶，好生難解。」以此心上就如□五六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，轉加憂鬱，又想道：「這籤訣已不見怎的，且去訪個醫人來調治，倒是正經。」

即差人去體訪。卻訪得成都府有個道人李八百，他說是孫真人第一個徒弟，傳得龍宮秘方有八百個，因此人都叫他做李八百。真個請他醫的，手到病除，極有神效。他門上寫下一對春聯道：藥按韓康無二價，杏栽董奉有千株。

但是請他的，難得就來。若是肯來，這病人便有些生機了。他要的謝儀，卻又與人不同：也有未曾開得藥箱，先要幾百兩的；也有醫好了，不要分文酬謝，止要吃一醉的。也有聞召即往的，也有請殺不去的。甚是捉他不定：大抵只要心誠他便肯來。夫人知得有這個醫家，即差下的當人齎了禮物，星夜趕去請那李八百。恰好他在州裡，一請便來。夫人心下方覺少寬。豈知他一進門來，還不曾診脈，就道：「這病勢雖則像個死的，卻是個不死的。也要請我來則甚？」

當下夫人備將起病根由，並老君廟裡占的籤訣盡數說與太醫知道，求他用藥。那李八百只是冷笑道：「這個病從來不上醫書的。我也無藥可用。唯有死後常將手去摸他胸前。若是一日不冷，一日不可下棺。待到半月二旬之外，他思想食吃，自然漸漸甦醒回來。那老君廟籤訣，雖則靈應，然須過後始驗，非今日所能猜度得的。」到底不肯下藥，竟自去了。

也不知少府這病當真不消吃藥，自然無事？還是病已犯拙，下不得藥的，故此托辭而去？正是：

青龍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夫人因見李八百去了，嘆道：「這等有名的醫人，尚不肯下藥，難道還有別一個敢來下藥？定然病勢不救。唯有奄奄待死而已。」只見熱了七日七夜，越加越重。忽然一陣昏迷，閉了眼去，再叫也不醒了。夫人一邊啼哭，一邊教人稟知三位同僚，要辦理後事。那同僚正來回候，得了這個凶信，無不淚下，急至衙中向屍哭了一回，然後與夫人相見。又安慰一番。因是初秋時候，天氣還熱，分頭去備辦衣衾棺槨。到第三日，諸色完備，理當殯殮入棺。其時夫人扶屍慟哭，覺得胸前果然有微微暖氣，以此信著李八百道人的說話，還要停在床裡。只見家人們都道：「從來死人胸前盡有三四日暖的，不是一死便冷。此何足據。現今七月天道，炎熱未退。倘遇一聲雷響，這屍首就登時漲將起來，怎麼還進行棺去？」夫人道：「李道人元說胸前一日不冷，一日不可入棺。如今既是暖的，就都不信他，守到半月二□多日，怎忍便三日內帶熱的將他殮了？況且棺木已備，等我自己日夜守他，只待胸前一冷，就入棺去，也不為遲。天哪！但願李道人的說話靈驗，守得我相公重醒回來，何但救了相公一命，卻不連我救了兩命。」

眾人再三解說，夫人終是不聽。拗他不過，只得依著。停下少府在床，謹謹看守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少府病到第七日，身上熱極，便是頃刻也挨不過。一心思量要尋個清涼去處消散一消散，或者這病還有好的日子。

因此悄悄地裡背了夫人，瞞了同僚，竟提一條竹杖，私離衙齋，也不要一人隨從。倏忽之間，已至城外。就如飛鳥辭籠，游魚脫網一般，心下甚喜，早把這病都忘了。你道少府是個官，怎麼出衙去，就沒一個人知道？原來想極成夢，夢魂兒覺得如此，這身子依舊自在床上，怎麼去得？單苦了守屍的哭哭啼啼，無明無夜，只望著死裡求生。豈知他做夢的飄飄忽忽，無礙無拘，倒也自苦中取樂。

薛少府出了南門，便向山中遊去。來到一座山，叫做龍安山。山上有座亭子，乃是隋文帝封兒子楊秀做蜀王，建亭於此，名為避暑亭。前後左右，皆茂林修竹，長有四面風來，全無一點日影。所以蜀王每到炎天，便率領賓客來此亭中避暑。果然好個清涼去處。少府當下看見，便覺心懷開爽：「若使我不出城，怎知山中有這般境界？但是我在青城縣做了許多時，尚且不曾到此。想那三位同僚，怎麼曉得？只合與他們知會，同攜一尊，為避暑之宴。可惜有了勝地，少了勝友，終是一場欠事。」眼前景物可人，遂作詩一首。詩云：

偷得浮生半日閑，危梯絕壁自躋攀。

雖然呼吸天門近，莫遣乘風去不還。

薛少府在亭子裡坐了一會，又向山中行去。那山路上沒有些樹木蔭蔽，怎比得亭子裡這般涼爽，以此越行越悶。漸漸行了□餘里，遠遠望見一條大江。你道這江是甚麼江？昔日大禹治水，從岷山導出岷江。過了茂州、威州地面，又導出這個江水來，叫做沱江。至今江岸上垂著大鐵鏈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長，沉在江底，乃是大禹鎖著應龍的去處。原來禹治江水，但遇水路不通，便差那應龍前去。隨你幾百里的高山巨石，只消他尾子一抖，登時就分開做了兩處，所以世稱大禹叫個「神禹」。若不會驅使這樣東西，焉能八年之間，洪水底定？至今泗江水上，也有一條鐵鏈，鎖著水母。其形似彌猴一般。這沱江卻是應龍，皆因水功既成，鎖著以鎮後害。豈不是個聖跡？

當下少府在山中行得正悶，況又患著熱症的，忽見這片沱江，浩浩蕩蕩，真個秋水長天一色，自然覺得清涼直透骨髓，就恨不得把三步並做一步，風車似奔來。豈知從山上望時甚近，及至下得山來，又道還不曾到得沱江，卻被一個東潭隔住。這潭也好大哩。水清似鏡一般，不論深淺去處，無不見底。況又映著兩岸竹樹，秋色可掬。少府便脫下衣裳，向潭中洗澡。原來少府是吳人，生長澤國，從幼學得泅水。成人之後，久已不曾弄這本事。不意今日到此遊戲，大快夙心。

偶然嘆道：「人游到底不如魚健！怎麼借得這魚鱗生在我身上，也好到處游去，豈不更快。」只見旁邊有個小魚，卻覷著少府道：「你要變魚不難，何必假借。待我到河伯處，為你圖之。」

說聲未畢，這小魚早不見了，把少府吃上一驚，想道：「我怎知這水裡是有精怪的？豈可獨自一個在裡面洗澡。不如早早抽身去罷。」豈知少府既動了這個念頭，便少不得墮了那重業障。只教：

衣冠暫解人間累，鱗甲俄看水上生。

薛少府正在沉吟，恰待穿了衣服，尋路回去。忽然這小魚來報道：「恭喜。河伯已有旨了。」早見一個魚頭人，騎著大魚，前後導從的小魚，不計其數，來宣河伯詔曰：

城居水游，浮沉異路，苟非所好，豈有兼通。爾青城縣主簿薛偉，家本吳人，官亦散局。樂清江之浩渺，放意而游；厭塵世之喧囂，拂衣而去。暫從鱗化，未便終身。可權充東潭赤鯉。嗚呼。縱遠適以忘歸，必受神明之罰；味纖鉤而食餌，難逃刀俎之災。無或失身，以羞吾黨。爾其勉之。

少府聽詔罷，回顧身上，已都生鱗，全是一個金色鯉魚。心下雖然駭異，卻又想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且待我恣意遊玩一番，也曉得水中的意趣。」自此三江五湖，隨其意向，無不遊遍。

原來河伯詔書上說東潭赤鯉，這東潭便似分定的地方一般，不論游到哪裡，少不得要回到那東潭安歇。單則那一件，也覺得有些兒不在。過了幾日，只見這小魚又來對薛少府道：「你豈不聞山西平陽府有一座山，叫個龍門山，是大禹治水時鑿將開的，山下就是黃河。只因山頂上有水接著天河的水，直沖下來，做黃河的源頭，所以這個去處，叫做河津。目今八月天氣，秋潦將降，雷聲先發，普天下鯉魚，無有不到那裡去跳龍門的。你如何不稟辭河伯，也去跳龍門？若跳得過時，便做了龍，豈不更強似做鯉魚。」

原來少府正在東潭裡面住得不耐煩，聽見這個消息，心中大喜，即便別了小魚，竟到河伯處所。但見宮殿都是珊瑚作柱，玳瑁為樑，真個龍宮海藏，自與人世各別。其時河伯管下的地方，岷江、沱江、巴江、渝江、涪江、黔江、平羌江、射洪江、濯錦江、嘉陵江、青衣江、五溪、瀘水、七門灘、瞿塘三峽，那一處鯉魚不來稟辭要去跳龍門的。只有少府是金色鯉魚，所以各處的都推他為首，同見河伯。舊規有個公宴，就如起送科舉的酒席一般。少府和各處鯉魚一齊領了宴，謝了恩，同向龍門跳去。豈知又跳不過，點額而回。你道怎麼叫做點額？因為鯉魚要跳龍門，逆水上去，把周身的精血都積聚在頭頂心裡，就如被朱筆在額上點了一點的。以此世人稱下第的皆為點額，蓋本於此。正是：

龍門浪急難騰躍，額上羞題一點紅。

卻說青城縣裡有個漁戶叫做趙幹，與妻子在沱江上網魚為業。豈知網著一個癩頭龜，被他把網都牽了去，連趙幹也幾乎掉下江裡。那妻子埋怨道：「我們專靠這網做本錢，養活兩口。今日連本錢都弄沒了，哪裡還有餘錢再討得個網來？況且縣間官府，早晚常來取魚，你把甚麼應付？」以此整整爭了一夜。趙幹被他絮聒不過，只得裝一個釣竿，商量來東潭釣魚。你道趙幹為何捨了這條大江，卻向潭裡釣魚？原來沱江流水最急，只好下網，不好下釣，故因想到東潭另做此一行生意。那釣鉤上鉤著香香的一大塊油面，沒下水中。

薛少府自龍門點額回來，也有許多沒趣，好幾日躲在東潭，不曾出去覓食。肚中飢甚。忽然間趙幹的漁船搖來，不免隨著他船游去看看。只聞得餌香，便思量去吃他的。已是到了口邊，想道：「我明明知他餌上有個鉤子。若是吞了這餌，可不被他釣了去？我雖是暫時變魚耍子，難道就沒處求食，偏只吃他釣鉤上的？」再去船旁周圍游了一轉，怎當那餌香得酷烈，恰似鑽入鼻孔裡的一般，肚中又飢，怎麼再忍得住？想道：「我是個人身，好不多重，這此一釣鉤怎麼便釣得我起？便被他釣了去，我是縣裡三衙，他是漁戶趙幹，豈不認得，自然送我歸縣，卻不是落得吃了他的？」方才把口就餌上一含，還不曾吞下肚子，早被趙幹一掣，掣將去了。這便叫做眼裡識得破，肚裡忍不過。

那趙幹釣得一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，舉手加額，叫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我再釣得這等幾個，便本錢好結網了。」少府連聲叫道：「趙幹。你是我縣裡漁戶，快送我回縣去。」那趙幹只是不應，竟把一根草索貫了魚鰓，放在船裡。只見他妻子說道：「縣裡不時差人取魚。我想這等一個大魚，若被縣裡一個公差看見，取了去，領得多少官價？不如藏在蘆葦之中，等販子投來，私自賣他，也多賺幾文錢用。」趙幹說道：「有理。」便把這魚拿去藏在蘆葦中，把一領破蓑衣遮蓋，回來對妻子說：「若多賣得幾個錢時，拚得沽酒來與你醉飲。今夜再發利市，安知明日不釣了兩個？」

那趙幹藏魚回船，還不多時候，只見縣裡一個公差叫做張弼，來喚趙幹道：「裴五爺要個極大魚做鮓吃。今早直到沱江邊來喚你，你卻又移到這個所在，教我團團尋遍，走得個汗流氣喘。快些揀一尾大的，同我送去。」趙幹道：「有累上下走著屈路了。不是我要移到這裡。只為前日弄沒了網，無錢去買，沒奈何，只得權到此釣幾尾去做本錢。卻又沒個大魚上釣，止有小魚三四斤在這裡，要便拿了去。」張弼道：「裴五爺吩咐要大魚，小的如何去回話？」撲的跳下船，揭開船板一看，果然通是小的，欲要拿去權時答應，又想道：「這般寬闊去處，難道沒個大魚？一定這廝奸詐，藏在這裡。」即便上岸各處搜看，卻又不見。

次後尋到蘆葦中，只見一件破蓑衣掀上掀下的亂動。張弼料道必是魚在底下，急走上前，揭起看時，卻是一個三尺來長的金色鯉魚。趙幹夫妻望見，口裡只叫得苦。張弼不管三七廿一，提了那魚便走，回頭向趙幹說道：「你哄得我好。待稟了裴五爺，著實打你這廝。」少府大聲叫道：「張弼，張弼。你也須認得我。我偶然游到東潭，變魚耍子。你怎麼見我不叩頭，到提著我走？」張弼全然不理。只是提了魚，一直奔回縣去。趙幹也隨後跟來。

那張弼一路走，少府也一路罵。提到城門口，只見一個把門的軍，叫做胡健，對張弼說道：「好個大魚。只是裴五爺請各位爺飲宴，專等魚來做著吃，道你去了許久不到，又飛出簽來叫你，你可也走緊些。」少府擡頭一看，正前日出來的那一座南門，叫做迎薰門，便叫把門軍道：「胡健，胡健！前日出城時節，曾吩咐你道：我自私行出去，不要稟知各位爺，也不要差人迎接。難道我出城不上一月，你就不記得了？如今正該去稟知各位爺，差人迎接才是，怎麼把我不放在眼裡，這等無狀。」豈知把門軍胡健也不聽見，卻與張弼一般。

那張弼一逕的提了魚，進了縣門，薛少府還叫罵不止。只見司戶吏與刑曹史，兩個東西相向在大門內下棋。那司戶吏道：「好怕人子。這等大魚，可有□多斤重？」那刑曹史道：「好一個活潑潑的金色鯉魚。只該放在後堂綠漪池裡養他看耍子，怎麼就捨得做鮓吃了？」少府大叫道：「你兩個吏，終日在堂上伏事我的，便是我變了魚，也該認得，怎麼見了我都不站起來，也不去報與各

位爺知道？」那兩個吏依舊在那裡下棋，只不聽見。少府想道：「俗諺有云：『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』豈是我管你不著，一些兒不怕我？莫不是我出城這幾日，我的官被勾了？縱使勾了官，我不曾離任，到底也還管得他著。且待我見同僚時，把這起奴才從頭告訴，教他一個個打得皮開肉綻。」看官們牢記下這個話頭，待下回表白。

且說顧夫人謹守薛少府的屍骸，不覺過了二□多日，只見肌肉如故，並不損壞。把手去摸著心頭，覺得比前更暖些。漸漸的上至喉嚨，下至肚臍，都不甚冷了，想起道人李八百的說話，果然有些靈驗。因此在他指頂上刺出鮮血來，寫成一疏，請了幾個有因的道士，在青城山老君廟裡建醮，祈求仙力，保護少府回生。許下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的願心。宣疏之日，三位同僚與通縣吏民，無不焚香代禱，如當日一般。

我想古語有云：「吉人天相。」難道薛少府這等好官，況兼合縣的官民又都來替他祈禱，怕就沒有一些兒靈應？只是已死二□多日的人，要他依舊又活轉來，雖則老君廟裡許下願的，從無不驗之人，但是閻王殿前投到過的，那有退回之鬼。正是：

須知作善還酬善，莫道無神定有神。

卻說是夜，道士在醮壇上面，鋪下七盞明燈，就如北斗七星之狀。原來北斗第七個星，叫做斗杓，春指東方，夏指南方，秋指西方，冬指北方，在天上旋轉的；只有第四個星，叫做天樞，他卻不動。以此將這天樞星上一燈，特為本命星燈。若是燈明，則本身無事；暗則病勢奄奄，滅則定然難救。

其時道士手舉法器，朗誦靈章，虔心禳解，伏陰而去，親奏星官，要保佑薛少府重還魂魄，再轉陽間。起來看這七盞燈時，盡皆明亮。覺得本命那一盞尤加光彩，顯見不該死的符驗，便對夫人賀喜道：「少府本命星燈，光彩倍加，重生當在旦夕，切不可過於哀泣，恐驚動他魂魄不安，有難回轉。」

夫人含著兩行眼淚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也不枉做這個道場，和那晝夜看守的辛苦。」得了這個消息，心中少覺寬解。豈知朦朧睡去，做成了一夢。明明見少府慌慌忙忙，精赤赤的跑入門來，滿身都是鮮血，把兩隻手掩著脖子叫道：「悔氣，悔氣。我在江上泛舟，情懷頗暢，忽然狂風陡作，大浪掀天，把舟覆了，卻跌在水去。幸遇江神憐我陽壽未絕，贈我一領黃金鎖子甲，送得出水，正待尋路入城，不意遇著窮徑的強人，要謀這領金甲，一刀把我殺了。你若念夫妻情分，好生看守魂魄，送我回去。」夫人一聞此話，不覺放聲大哭，就驚醒了。想道：「適間道士只說不死，如何又有此惡夢？我記得夢書上有一句話道：『夢死得生。』莫非他眼下災悔脫盡，故此身上全無一絲一縷，亦未可知。只是緊緊的守定他屍骸便了。」

到次日，夫人將醮壇上犧牲諸品，分送三位同僚，這個叫做「散福」。其日就是裴縣尉作主，會請各衙，也叫做「飲福」。因此裴縣尉差張弼去到漁戶家取個大魚來做鮓，好配酒吃。終是鄒二衙為著同年情重，在席上嘆道：「這酒與平常宴會不同，乃為薛公祈禱回生，半是醮壇上的品物。今薛公的生死，未知何如，教我們食怎下咽？」裴五衙便道：「古人臨食不嘆，偏是你念同年，我們不念同僚的？聽得道士說他回生，不在昨晚，便是今日。我們且待魚來做鮓下酒。拚吃個酩酊，只在席上等候他一個消息，豈不是公私兩盡？」當日直到未牌時分，張弼方才提著魚到階下。原來裴五衙在席上作主，單為等魚不到，只得停了酒，看鄒二衙與雷四衙打雙陸，自己在傍邊吃著桃子。忽回轉頭看見張弼，不覺大怒道：「我差你取魚，如何去了許久？若不是飛簽催你，你敢是不來了麼？」張弼只是叩頭，把漁戶趙幹藏過大魚的情節，備細稟上一遍。裴五衙便教當值的把趙幹拖翻，著實打了五□下皮鞭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你道趙幹為何先不走了，偏要跟著張弼到縣，自討打吃？也只戀著這幾文的官價，思量領去，卻被打了五□皮鞭，價又不曾領得，豈不與這尾金色鯉魚為貪著香餌上了他的鉤兒一般？正是：

世上死生皆為利，不到烏江不肯休。

裴五衙把趙幹趕了出去，取去來看，卻是一尾金色鯉魚，有三尺多長，喜嘆：「此魚甚好，便可付廚上做鮓來吃。」當下薛少府大聲叫道：「我哪裡是魚？就是你的同僚，豈可錯認得我了？我受了许多人的侮慢，正要告訴列位與我出這一口惡氣，怎麼也認我做魚，便付廚上做鮓吃？若要作鮓，可不屈我殺了，枉做這幾時同僚，一些兒契分安在。」其時同僚們全然不理。少府便情極了，只得又叫道：「鄒年兄，我與你同登天寶末年進士，在都下往來最為交厚，今又在此同官，與他們不同，怎麼不發一言，坐視我死？」只見鄒二衙對裴五衙道：「以下官愚見，這魚還不該做鮓吃。那青城山上老君祠前有老大的一個放生池，盡有建醮的人買著魚鯿螺蛤等物投放池內。今日之宴，既是薛衙送來的散福，不若也將此魚投於放生池內，見我們為同僚的情分，種此因果。」那雷四衙便從旁說道：「放魚甚善，因果之說，不可不信。況且酒席美饌饜盡勾多了，何必又要鮓吃？」此時薛少府在階下，聽見嘆道：「鄒年兄好沒分曉。既是有心救我，何不就送回衙裡去，怎麼又要送我上山，卻不渴壞了我？雖然如此，也強如死在庖人之手。待我到放生池內，依還變了轉來，重換冠帶，再坐衙門。且莫說趙幹這起狗才，看那同僚扎甚嘴臉來見我？」

正在躊躇，又見那裴五衙答道：「老長官要放這魚，是天地好生之心，何敢不聽。但打醮是道家事，不在佛門那一教。要修因果，也不在這上。想道天生萬物，專為養人。就如魚這一種，若不是被人取吃，普天下都是魚，連河路也不通了。凡人修善，全在這一點心上，不在一張口上。故諺語有云：『佛在心頭坐，酒肉穿腸過。』又云：『若依佛法，冷水莫呷。』難道吃了這個魚，便壞了我們為同僚的心？眼見得好魚不作鮓吃，倒平地放了他去。安知我們不吃，又不被水獺吃了？總只一死，還是我們自吃了的是。」少府聽了這話，便大叫道：「你看兩個客人都要放我，怎麼你做主人的偏要吃我？這等執拗。莫說同僚情薄，原來賓主之禮，也有一些沒有的。」

原來雷四衙是個兩可的人，見裴五衙一心要做魚鮓吃，卻又對鄒二衙道：「裴長官不信因果，多分這魚放生不成了。但今日是他做主人，要以此奉客，怎麼好固拒他？我想這魚不是我等定要殺他，只算今日是他數盡之日，救不得罷了。」當下少府即大聲叫道：「雷長官，你好沒主意，怎麼兩邊攪掇。既是勸他救我，他便不聽，你也還該再勸才是。怎麼反勸鄒年兄也不要救我？取則你衙齋冷淡，好幾時沒得魚吃了，故此待他做鮓來，思量飽餐一頓麼？」只得又叫鄒二衙道：「年兄，年兄。你莫不是喬做人情？故假意勸了這幾句，便當完了你事，再也不出半聲了。自古道得好：『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』若非今日我是死的，你是活的，怎知你為同年之情淡薄如此。到底有個放我時節，等我依舊變了轉來，也少不得學翟廷尉的故事，將那兩句題在我衙門之上，與你看。年兄，年兄，只怕你悔之晚矣！」少府雖則亂叫亂嚷，賓主都如不聞。

當時裴五衙便喚廚役叫做王士良，因有手段，最整治得好鮓，故將這魚交付與他，說道：「又要好吃，又要快當。不然，照著趙幹樣子，也奉承你五□皮鞭。」那王士良一頭答應，一頭就伸過手提魚。忽得少府頂門上飛散了三魂，腳板底蕩調了七魄，便大聲哭起來道：「我平昔和同僚們如兄若弟，極是交好，怎麼今日這等哀告，只要殺我？哎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妒忌我掌印，起此一片惡心。須知這印是上司委把我的，不是我謀來掌的。若肯放我回衙，我就登時推印，有何難哉。」

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。豈知同僚都做不聽見，竟被王士良一把提到廚下，早取過一個砧頭來放在上面。

少府舉眼看時，卻認得是他手裡一向做廚役的，便大叫道：「王士良，你豈不認得我是薛三爺？若非我將吳下食譜傳授與你，看你整治些甚麼肴饌出來？能使各位爺這般作興你？你今日也該想我平昔擡舉之恩，快去稟知各位爺，好好送回衙去。卻把我來放在砧頭上待要怎的？」豈知王士良一些不理，右手拿刀在手，將魚頭著實按一下。激得少府心中不勝大怒，便罵：「你這狗才。敢只會奉承裴五衙，全不怕我。難道我就沒擺布你處？」一錚錚起來，將尾子向王士良臉上只一潑，就如打個耳聒子一般，打得王士良耳鳴眼暗，連忙舉手掩面不迭，將那把刀直拋在地下去了。一邊拾刀，一邊卻冷笑道：「你這魚。既是恁的健浪，停一會等我送你到滾鍋裡再游游去。」原來做鮓的，最要刀快，將魚切得雪片也似薄薄的，略在滾水裡面一轉，便撈起來，加上椒料，潑上香油，自然鬆脆鮮美。因此王士良再把刀去磨一下。

其時少府叫他不應，嘆口氣道：「這次磨快了刀來，就是我命盡之日了。想起我在衙雖則患病，也還可忍耐，如何私自跑出，卻受這般苦楚。若是我見這個東潭；便見了東潭，也不下去洗澡；便洗個澡，也不思量變魚；便思量變魚，也不受那河伯的詔

書，也不至有今日。總只未變魚之先，被那小魚□分攔掇；既變魚之後，又被那趙幹把香餌來哄我，都是命湊著，自作自受，好埋怨那個？只可憐見我顧夫人在衙，無兒無女，將誰倚靠？怎生寄得一信與他，使我死也瞑目？」

正在號啕大哭，卻被王士良將新磨的快刀，一刀剝下頭來。正是：

三寸氣在，誰肯輸半點便宜；七尺軀亡，都付與一場春夢。

眼見得少府這一番真個嗚呼哀哉了。

未知少府生回日，已見魚兒命盡時。

這裡王士良剛把這魚頭一刀剝下，那邊三衙中薛少府在靈床之上，猛地跳起來坐了。莫說顧夫人是個女娘家，就險些兒嚇得死了；便是一家們在那裡守屍的，那一個不搖首咋舌，叫道：「好古怪。好古怪。我們一向緊緊的守定在此，從沒個貓兒在他身上跳過，怎麼就把死屍吊了起來？」只見少府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我不知人事有幾日了？」夫人答道：「你不要嚇我。你已死去了二□五日，只怕不會活哩。」少府道：「我何曾死。只做得一個夢，不意夢去了這許多日。」便喚家人：「去看三位同僚，此時正在堂上，將吃魚鮓。教他且放下了箸，不要吃，快請到我衙裡來講話。」

果然同僚們在堂上飲酒，剛剛送到魚鮓，正要舉箸，只見薛衙人稟說：「少府活轉來了，請三位爺莫吃魚鮓，便過衙中講話。」驚得那三位都暴跳起來，說道：「醫人李八百的把脈，老君廟裡鋪燈，怎麼這等靈驗得緊！」忙忙的走過薛衙，連叫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只見少府道：「列位可曉得麼？適才做鮓的這尾金色鯉魚便是不才。若不被王士良那一刀，我的夢幾乎不醒。」那三位茫茫不知其故，都說道：「天下豈有此事。請教老長官試說一番，容下官們洗耳拱聽。」

薛少府道：「適才張弼取魚到時，鄒年兄與雷長官打雙陸，裴長官在傍吃桃子。張弼稟漁戶趙幹藏了大魚，把小魚塘塞。裴長官大怒，把趙幹鞭了五□。這事有麼？」三位道：「果是如此。只是老長官如何曉得恁詳細？」少府道：「再與我喚趙幹、張弼和那把守迎薰門軍士胡健、戶曹刑曹二吏，並廚役王士良來，待我問他。」那三位即便差人，都去喚到。

少府問道：「趙幹，你在東潭釣魚，釣得個三尺來長金色鯉魚，你妻子教你藏在蘆葦之中，上頭蓋著舊蓑衣；張弼來取魚時，你只推沒有大魚，卻被張弼搜出，提到迎薰門下。門軍胡健說道：『裴五爺下飛籤催你，你可走快些。』到得縣門，門內二吏東西相向，在那裡下棋。一個說：『魚大得怕人子！作鮓來一定好吃。』一個說：『這魚可愛，只該畜在後堂池裡，不該做鮓。』王士良把魚按在砧頭上，卻被魚跳起尾來，臉上打了一下。又去磨快了刀，方才下手。這事可都有麼？」

趙幹等都驚訝道：「事俱有的。但不知三爺何緣得知？」少府道：「這魚便是我做的。我自被釣之後，那一處不高聲大叫，要你們送我回衙，怎麼都不聽我，卻是甚主意！」趙幹等都叩頭道：「小的們實是不聽見。若聽見時，怎麼敢不送回少府？」又問裴縣尉道：「老長官要做魚鮓之時，鄒年兄再三勸你放生，雷長官在傍邊攔掇，只是不聽，催喚王士良提去。我因放聲大哭，說：『枉做這幾時同僚，今日定要殺我，豈是仁者所為！』莫說裴長官不理，連鄒年兄、雷長官，也更無一言，這是何意？」

三位相顧道：「我們何嘗聽見些兒？」一齊起身請罪。少府笑道：「這魚不死，我也不生。已作往事，不必再題了。」遂把趙幹等打發出去。同僚們也作別回衙。將魚鮓投棄水中，從此立誓再不吃魚。原來少府叫哭，那曾有甚麼聲響，但見這魚口動而已。乃知三位同僚與趙幹等，都不聽見，蓋有以也。

且說顧夫人想起老君廟籤訣的句語，無一字不驗。乃將求籤打醮事情，備細說與少府知道，就要打點了願。少府驚道：「我在這裡幾多時，但聞得青城山上有座老君廟，是極盛的香火，怎知道靈應如此！」即便清齋七日，備下明燭淨香，親詣廟中償願。一面差人估計木料，裝嚴金像，合用若干工價，將家財俸資湊來買辦，擇日興工。到第七日早上，屏去左右，只帶一個□二三歲的小門子，自出了衙門，一步一拜，向青城山去。

剛至半山，正拜在地，猛然聽得有人叫道：「薛少府，你可曉得麼？」少府不覺吃了一驚。擡頭觀看，乃是一個牧童，頭戴箬笠，橫坐青牛，手持短笛，從一個山坡邊轉出來的。

當下少府問道：「你要我曉得甚麼？」那牧童道：「你曉得神仙中有個琴高，他本騎著赤鯉升天去的。只因在王母座上，把那彈雲璈的田四妃，覷了一眼，動了凡心，故此兩人並謫人世。如今你的前身，便是琴高；你那顧夫人，便是田四妃。為你到官以來，迷戀風塵，不能脫離，故又將你權充東潭赤鯉，受著諸般苦楚，使你回頭。你卻怎麼還不省得？敢是做夢未醒哩？」少府道：「依你說，我的前身乃是神仙，今已迷惑，又須得一個師父來提醒便好。」牧童道：「你要個提醒的人，遠不遠千里，近只在目前。這成都府道人李八百，卻不是個神仙？他本在漢時叫做韓康，一向賣藥長安市上，口不二價。後來為一女子識破了，故此又改名為李八百。人只說他傳授得孫真人八百個秘方，正不知他道術還在孫真人之上，實實活過八百多歲了。今你夫妻諍限將滿，合該重還仙籍，何不去問那李八百，教他與你打破塵障？」

原來夫人止與少府說得香願的事，不曾說起李八百把脈情緣，因此牧童說著李八百名姓，少府一些也不曉得。心下想道：「山野牧童知道甚麼，無過信口胡談，荒唐之說，何足深信。我只是一步一拜，還願便了。」豈知才回顧頭來，那牧童與牛化作一道紫氣，沖天而去。正是：

當面神仙猶不識，前生世事怎能知。

少府因自己做魚之事，來得奇怪。今番看見牧童化風而去，心下越發惶惑，定道：「連那牧童也是夢中。」好生委決不下。不一時拜到山頂老君座前，叩謝神明保佑，再得回生。只在早晚選定吉日，償還願心。拜罷起來，看那老君神像，正是牧童的面貌。又見座旁塑著一頭青牛，也與那牧童騎的一般。方悟道：「方才牧童，分明是太上老君指引我重還仙籍，如何有眼無珠，當面錯過？」乃再拜請罪。

回至衙中，備將牧童的話，細細述與夫人知道。夫人方說起：「病危時節，曾請成都府道人李八百來看脈。他說是死而不死之症，須待死後半月二旬，自然慢慢的活將轉來，不必下藥。臨起身時，又說：『這籤訣靈得緊。直到看見魚時，方有分曉。』我想他能預知過去未來之事，豈不真是個仙人！莫說老君已經顯出化身，指引你去；便不是仙人，既勞他看脈一場，且又這等神驗，也該去謝他。」少府聽罷，乃道：「原來又有這段姻緣。如何不去謝他。」

又清齋了七日，徒步自往成都府去，訪那道人李八百。恰好這一日，李八百正坐在醫鋪裡面，一見少府，便問道：「你做夢可醒了未？」少府撲地拜下，答道：「弟子如今醒了，只求師父指教，使弟子脫離風塵，早聞大道。」李八百笑道：「你須不是沒根基的，要去燒丹煉火；你前世原是神仙謫下，太上老君已明明的對你說破。自家身子，還不省得，還來問人？敢是你只認得青城縣主簿麼？」

當下少府恍然大悟，拜謝道：「弟子如今真個醒了。只是老君廟裡香願，尚未償還。待弟子了願之後，即便棄了官職，挈了妻子，同師父出家，證還仙籍，未為晚也。」遂別了李八百，急回至青城縣，把李八百的話述與夫人知道。夫人也就言上省悟，前身元是西王母前彈雲璈的田四妃，因動塵念墮落。當夜便與少府各自一房安下，焚香靜坐，修證前因。

次日，少府將印送與鄒二衙署攝，備文申報上司。一面催遣工役，蓋造殿庭，裝嚴金像，極其齊整。剛到工完之日，那鄒二衙為著當時許願，也要分俸相助，約了兩個縣尉，到少府衙舍，說知此事。家人只道還在裡邊靜坐，進去通報。只見案上遺下一詩，竟不知少府和夫人都在哪裡去了。家人拿那首詩遞與鄒二衙觀看，乃是留別同僚吏民的，詩云：

魚身夢幻欣無恙，若是魚真死亦真。

到底有生終有死，欲離生死脫紅塵。

鄒二衙看了這詩，不勝嗟嘆，乃道：「年兄總要出家修行，也該與我們作別一聲，如今覺道忒歉然了。諒來他去還未遠。」

即差人四下尋訪，再也沒些蹤跡。正在驚訝，裴五衙笑道：「二位老長官好不瞎事。想他還掉不下水中滋味，多分又去變鯉魚

玩耍去了，只到東潭上抓他便了。」

不題同僚們胡猜亂想，再說少府和夫人不往別處，竟至成都去見那李八百。那李八百對著少府笑道：「你前身元是琴高，因為你升仙不遠，故令赤鯉專在東潭相候。今日依先選你赤鯉，騎坐上升，何如？」又對夫人道：「自你謫後，西王母前彈雲璈的暫借董雙成，如今依舊該是你去彈了。」自然神仙一輩，叫做會中人，再不消甚麼口訣，甚麼心法，都只是一笑而喻。其時少府夫人也對李八百說道：「你先後賣藥行醫，救度普眾，功行亦非小可，何必久混人世？」李八百道：「我數合與你同升，故在此相候。」頃刻間，祥雲繚繞，瑞靄繽紛，空中仙音響亮，鸞鶴翱翔，仙童仙女，各執幢幡寶蓋，前來接引。少府乘著赤鯉，夫人賀了紫霞，李八百跨上白鶴，一齊升天。遍成都老幼，那一個不看見，盡皆望空瞻拜，讚嘆不已。至今升仙橋聖跡猶存。詩云：

茫茫宇宙事端新，人既為魚復為人。

識破幻形不礙性，體形修性即仙真。